

祇园寺 今日归来

历时两年多大修 以“文旅胜地+博物馆”的全新形式亮相



东晋咸和六年(公元331年),著名文学家、隐士许询舍宅建祇园寺,仅比杭州灵隐寺晚了5年。在1692年的时光里,祇园寺在盛世与乱世的转换之间,重复着隆盛、毁灭与重修的跌宕起伏,承担着“江南名胜+安民和众”两个精神场功能。

也许是那些缘起玄妙的召唤,历时两年多的古建修缮,祇园寺终于要在12月1日,以“双重身份”亮相,既是一个文旅胜地,又是一个全新的精神场——博物馆。

虽然这里少了众神的相遇,但依然可以在重檐歇山顶、壁画、石刻、窗格等构建的复古时空中,与千年的历史名流对话,并试着从“箴疑秋蝉翼,团取望舒景”的玄言诗中揣摩许询的归隐之心、从“此心不死谁如我,临了连呼三渡河”复现南宋名臣来延绍寄居时的苍茫之恨……

■文/记者 王肖君 童宇倩 通讯员 毛剑勇 摄/记者 方范斌

浮屠,且留下

祇园寺旧时东邻萧山县治,北倚浙东运河,是萧山最早、最具规模的一座寺院。

2021年8月,祇园寺开始新一轮修缮工程,主要是对天王殿、大雄宝殿的大木构件、屋面、脊饰、墙体等进行修复。

“此次修缮为建国之后的第二次系统性维修,距离上次修缮有30年左右。”在萧山博物馆文保考古部主任华丹看来,祇园寺受自然环境等影响,出现的屋面渗漏、木建筑油饰剥落等问题,必须靠大修解决。

2021年9月,记者从体育路上的一条窄巷进入祇园寺,只见一根根钢管井然有序地搭建在两座大殿旁,数名工人聚精会神地涂抹墙面,修复破损屋瓦,打磨柱漆……现场一派忙碌。

当时,萧山博物馆文保考古部工作人员王坚强告诉记者,祇园寺的修缮,遵循“修旧如故”原则中的“不改变文物原状”和“最小干预”原则,努力做到“原工艺、原材料、原形制、原结构”。“修缮古建筑,如同看病,‘望闻问切’后,该吃药就吃药,该打针就打针,实在治不了才考虑换‘器官’。”

以大雄宝殿为例,经年累月,其部分柱子出现不同程度的开裂、表面油漆剥落等问题。对于木柱,修缮采用“一麻三灰”的传统工艺,即修缮中使用一层麻和三层灰,灰层厚度适中,不易开裂,美观性强;对于石柱,修缮一般采用瓦灰加生漆打底的原工艺,最后在外面铺上油饰,以达到石柱未受损之前的状态。

针对历经多次维修,酥化、脱落较为严重的墙体,修缮过程中尽量使用“保守疗法”,即通过

加入一味传统的“灵丹妙药”——纸筋灰进行“治疗”。纸筋灰是在黄泥、石灰里加入草筋,具有防止墙体开裂的作用。修缮时在墙体外表层使用纸筋灰,最后喷上一层古建筑专用漆进行修复。

而对于一些特殊“病例”,在修缮时需要“对症下药”,甚至“原封不动”,从而真实、全面地保存并延续祇园寺的历史信息及文物价值。

在天王殿的外檐设“太师少师”样式牛腿、卷草纹S型牛腿等,内檐大殿正身的梁枋上绘有苏式彩绘,图案造型优美、栩栩如生,有龙、凤、麒麟、仙鹤、松、人物等。色泽古朴,主要为红、白、黑、金几种颜色,同时配有少量绿色、褐色、鹅黄色等,画面生动,富有层次感。

“这些彩绘和牛腿,都是从清朝保存至今,寓意大多为‘吉祥如意’。修缮时,我们尽量不破坏原建筑,尽可能保留彩绘原貌。”当看到这些久远丰美、记载着萧山文明的荣耀正在黯然失色,修缮工程设计负责人楼凯不免心有戚戚。

那些随着墙壁一道皴裂的木肌理,那些灰头土脸的彩绘人物,那些在时光的威逼下老去的大殿,不断地提示修缮者:千年寺庙并不诗意。祇园寺大雄宝殿的屋顶,就需要对屋面进行整体揭瓦返修,才能彻底解决漏雨问题。

由于屋面维修工程量大,维修时需要先把原瓦片全部揭掉,统一整理、归类后,再按之前的尺寸、损坏程度等重新调整和铺设,这需要慢工出细活,而一旦遇上雨天便会严重影响施工进度。

而且用什么砖瓦也是一个难题。一方面,修缮所用的每片瓦,都需要采用原材料、原工艺手工定制,而目前各砖厂使用的都是机制砖瓦,维修材料购置困难。另一方面,机制砖瓦价格高,硬度和厚度都不如手工砖瓦。

怎么办?修缮团队最终选了一个折中之法:在拆除原砖瓦时,尽量保留质量尚可的瓦片,或去收购一些老建筑拆下来的完整瓦片替代。

此外,“修旧如故”还必须遵循“可逆原则”,即在修缮时所用的加固手段与材料,尽可能做到容易清除,并且不破坏文物的原结构与构件。比如针对柱子开裂的情况,如果裂缝太大,一般会在柱子外面加上一层铁箍固定,等到铁箍不能使用时便可拆除,不会对柱子造成损害。

持续两年多的修缮,犹如一次与千百年流变中的浮屠对话,必须谨小慎微。

塌和拆除,其时祇园寺已改为湘师附小。1967年,寺内佛像被捣毁,两座方塔与鼓楼均被毁,仅存天王殿、大雄宝殿与钟楼,寺内空空如也。

1986至1992年,萧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,对祇园寺进行修复,修缮了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鼓楼、藏经阁、僧房等,复原鼓楼,新建碑廊。

2009年4月,祇园寺被认定为“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”。

2021年8月祇园寺开始新一轮修缮工程,2023年12月1日,祇园寺再度与民众见面。

繁光,望再续

作为曾经的“江南第一山”,祇园寺仅比灵隐寺晚建了5年。元至正三年(公元1256年),祇园寺重修扩建,占地达2.3万平方米。那些从西兴一路沿浙东运河南下的香客,都会由西河靠岸登陆,一眼便能瞥见气势恢宏的山门和袅袅的礼佛青烟。

现在的祇园寺主体建筑是清光绪十三年(公元1887年)重建的,是典型的清代江南建筑风格。但因历史原因,修缮后的祇园寺仅剩3064平方米,约为隆盛时的十分之一。

沿体育路,你可以看到一段白墙黑瓦的外围,两扇朱红色大门轻掩着,这是一个祇园寺非复原版的“山门”。按照以往的寺庙建制,山门定会天王殿、大雄宝殿所在的中轴线上,但限于体育路周边民宅现状,只能折向东南面,开了一个略有遗憾的“山门”。

走进祇园寺的两个大殿,虽然佛像都已荡然无存,但作为一个宝贵的文化遗产,依然是历史与人类的灵魂对接的地方。只不过,换了一个精神面貌,以博物馆的形式回归。

如同杭州的德寿宫一般,文博载体的旅游胜地,或许更能定义归来兮的祇园寺:作为省、市、区考古研究所的文物保护基地和考古工作站使用,开展出土文物整理修复等相关工作,寺庙的藏经阁和西厢房用作工作间;修缮后的天王殿和大雄宝殿,开辟为陈列展示空间,向公众开放。

入山门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天王殿,屋顶样式为重檐歇山顶,在等级上仅次于北京故宫的重檐庑殿顶。屋顶两侧各有一只螭吻兽,中间立着一枚风神宝镜,整体造型富丽堂皇。

走进天王殿,在前檐正中央的雕花石板上,几朵莲花正在瓶里“盛开”着。楼凯告诉记者,这是清朝的石雕“一品(瓶)青莲(廉)”,“青莲”谐音“清廉”,寓意“一品清廉”。当时在萧山入仕和出仕的官员都会来这里跪拜。

这里展陈的是《祇园塔影展》,迎面就是一个缩小

版塔型展陈空间,竖屏的电子屏播放着“祇园塔影”的历史,两侧帘幕围合的空间里还原了寺庙里四座塔的方向。

祇园塔影,贵在有塔。如今的祇园寺,早已无塔可寻,但展馆内的一幅幅塔影旧照,一首首歌颂塔影美景的诗歌,以及动画影像等,均能把观众的游思带到那个胜境地。

若仰头望,15米高空的木构件纵横交错,“十三年岁次丁亥孟夏之吉……”的墨书力道,仍在天王殿木梁上微微震荡。木梁侧面交错的彩绘,也在诉说着信众对万万恒沙的诸多希冀。

诚然,在古代,寺院就是一个复合的精神场域。

比如明代,祇园寺居萧邑寺冠,设僧会司于寺内,管理全县大小寺院,一度与杭州灵隐寺齐名,同时也作为官员们习练礼仪的地方。此外,还承担类似今天的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公园、剧院、救济院、消防所等场所的公共职能。

天王殿的后面是大雄宝殿,展出的是《萧山溪头黄汉墓考古成果展》。据萧山博物馆副馆长任芳琴介绍,这次展览主要展示萧山溪头黄汉墓考古中出土的文物,以陶瓷、铜镜、琉璃为主,如绳纹双耳原始瓷甗、八乳博局铭文铜镜、琉璃耳珰等,大部分来自汉代,对研究汉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。

在任芳琴看来,开园就推出两个文博系策展,更多是为了完成“一个富有部分接续意义的精神转场”。

祇园寺归来,对于萧山文博事业意义深远,对于完善大运河文化遗产“拼图”,更是一个“连珠成串”的重要节点。

萧山博物馆馆长杨国梅,同样也对祇园寺重新开放抱有更长远的希冀:“祇园寺作为大运河畔文化遗产之一,同浙东运河萧山展示馆(江寺)、东岳庙、浙农·东巢艺术公园等,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博脉络。我们也希望祇园寺向社会开放后,能加速寺院周边老城区的有机更新,也能探索文旅融合的更多可能。”



历史钩沉

据南宋《嘉泰会稽志》记载,东晋咸和六年(公元331年),东晋著名文学家、隐士许询舍宅建寺,初名崇化寺,俗称许寺,现名祇园寺。

元至正三年(1343年)寺院扩大;明代香火鼎盛,被誉为“江南第一山”;清咸丰十一年(1861年)寺宇等均毁于兵火;光绪五年(1879年)重修,至十六年(1890年)落成,为萧山庙宇冠首。正殿前有方塔两座,系梁岳阳王萧察建;天王殿前有圆塔两座,系吴越监军节度使渤海公吴延福建。

20世纪50年代初,西圆塔和东圆塔相继倒

——祇园寺参观提醒——

祇园寺于12月1日起向社会局部开放,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六8:30—17:00。出行前请先去“萧山博物馆”微信公众号预约。因停车位有限,出行建议乘坐地铁、公交车、小红书等公共交通。